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定歷代賦彚卷一百十三

寓言

草上之風賦 以君子之德風偃乎草為韻

唐 蔣防

緜緜兮擢穎含薰風發發兮下靡而分其取象也散芳馨於知己其為義也合政令於人君豈惟動之而委順抑亦播之而有聞覿其倘徉代起激拂無已轉綠蕙而影亂時光汎青蘋而文横秋水浸淫翳薈振奮蘭芷

颯然而動昔有遇於荆王冷然斯來今不乘於列子翻
蓊鬱轉葳蕤在芃芃而可翫覩習習而無遺被以幽深
諒有條而有暢布乎原隰誠長之而養之或疾或徐順
天作則大以抑其滋蔓細以蕩其幽默分乎萬彙蓋吹
萬以齊驅繫於一人誠畫一於同德不擇乎高下不棄
乎幽蒙敷葉而重重偃翠翻花而灼灼騈紅連緜九野
披靡千叢倚伏俟時小人之心猶草衰榮不問君子之
德如風莽眇平皋悠揚茂苑風何草之不動草何風而

不偃飄杜蘅而芳氣自遥歴蒿艾而清聲漸遠是知風爲號令之類草爲衆庶之徒方以俟其披拂固有適於榮枯立政則斯爲大矣騰芳而孰不宜乎故觀其化者知神之造觀其風者知國之道將有宣於八方故寓形於蔓草仲尼以之而取譬宋玉由斯而奮藻雖異代而殊時竊敢攄於懐抱

風偃草賦以上之化人乃如是焉爲韻　　唐　羅立言

人之化兮從政之所向草之偃兮隨風之所仰大小覃

及道均乎廣敷高下必加義存乎溥暢將㳟被於榮悴
匪有阻於遐曠感之化靡自符於順柔動而悅隨豈因
乎用壯如雲起於龍召若臣和於君唱豈蕭條衆芳之
間翱翔激水之上而已美其抗威有制應物無私播生
成於萬族順炎涼於四時彌罔坂以盡仆歷原隰而無
遺颸颾其音時自南而自北扶踈其狀隨左之而右之
汎蘭叢而影分丹穎轉蕙圃而光摇碧滋有感而施不
獨芃芃其麥觸類皆長寧遺楚楚者茨則知草之偃風

威之所藉人之理上政之所化不然則何以喻德君子比訓小人佐天地之化育助雷雨於陶鈞當槁葉辭條我則激凄清於霜夕及晴川解凍我則散煦嫗其陽春豈直落餘花於黄菊翻碎浪於青蘋至哉凝韻松桂傳香蘭茝不行而疾合帝德之無方不厲而威若神功之有宰兹君令所以為此聖人於焉嘉乃觀其匪疾匪徐或吹或嘘俾夫曲者必直勾者必舒庭葉晚飛墜井梧而颯爾池荷夜轉瀉珠露以連如是則草非風不靡人

非化不被故取鑒者用於斯觀政者必於是况王者致理與物化遷敬授人時乃何風不順式孚惠澤則卉草不𠀋既殊拔木之日斯鄙偃禾之年賦風行之義可以知其教焉

歲寒知松柏後彫賦 以貞心勁節翠貫四時爲韻

唐 裴度

窮陰忽至品物盡瘁惟良木之堅貞映衰林而蔥翠桃蹊李徑聞別葉之互飛松磵柏陵見修條之自異諒本

性以無易託斯時而不類雖殺菽之霜再三斷蓬之風數四徒凛凛以終日竟青青而在地懿夫春夏榮滋我不競於芳時秋冬淒冽我不改其素節逕分郁郁之煙遠映霏霏之雪故其桑榆種其前後杞梓植其行列或蕭瑟以柯空或離披而條折何在昔而相混果迄今而旌別觀夫陽曜以芳菲為事陰凝而肅殺為名徒運彼以寒暑豈齊我於枯榮斯乃時累不能累其質天損不能損其貞亦被霜氣亦含風聲挺喬枝而易識在灌木

而難并故蒼然以殊致豈蠢爾以叢生異其鬱鬱秀色亭亭高榦產二儀之内我獨後彫處羣木之中孰云共貫當其黄隕方可瞻翫庭有槐兮落際山有椿兮彫陰見枯槁之無色識茂悅之有心愛日照而逾静嚴飈吹而轉勁或出衆而標奇或處幽而表正雖結根山嶺移植軒屛如全眞而率性客有擇木務材感衰歎盛悟標勁無永申虬蝌之歌愛堅貞不渝發風雨之詠松兮柏兮猶君子之志行

直如朱絲繩賦以題為韻

唐　蔣防

物有正而可尚者其繩則直如砥之平如竿之植不舒卷以隨用終勁挺而立極有旨哉為天下式且取其直也故能為道之逆旅為義之蘧廬為人之端操為政之權輿於以方内君子所如木從之則正君受之則聖猗歟猗歟原夫被物之際作巧之時運工人之手績寒女之絲是尋是尺經之綸之其為用也不資於善結其為興也葢取於無私以之為凖也則矯枉有度以之辨物

也乃去邪勿疑大者遠者念茲在茲俾夫貪者慓慓智者兢兢其爲舉直錯枉當有事於從繩

白受采賦 以苟非忠信道不虛啓爲韻

唐 獨孤授

白者物之正色采自人之發揮有善政之功何不合執必遷之性詎能非所以投質而丹青必應改作而玄黃莫違玉色可移洒變美人之貌素容可化塵緇遊子之衣始以潔白爲佳無文是寶流行於一掬之絲遷移於五彰之好假乎異物奚謂莫知其他變而從宜匪曰不

恒其道是知白之美者采必加諸始謂不慜其素終成求媚之虛潔其身敢望於潤色汚爲染勿訝其文如露變盤中之文氤氳而乍結雲改封中之色燦爛而潛舒然知素以爲貴文而後進棄彼涅而不緇從我動而無競知其白不足以含章美其文必滋乎彩潤豈舊染於姦色因物有遷自委質以成文非我無信於是推其嗜好窮其妍不虛白爲文藻之宗繪事爲朴素之後坦然明白佩此以飭身婉而成章是期乎假手若以考自然

之性明發彩之功專其容知變以爲義形於色不雜而爲忠英英之雲抱日之文何淬鑿鑿之石補天之力何工如以素質莫悶奇文是啓耀之以不憖之文居之以勿執之體可黄可黑將興墨子之悲或素或青未易殷王之禮不然者何以麻衣錐白兮采服斯有如雪之潔兮如濡已受黔生白鵠之羽赤點青蠅之首發顔色兮不辱其身離堅白兮莫失其守懿夫明斯理者然後知吾道之不苟

土積成山賦 以貴其不已成此崇高爲韻

唐 闕名

彼山之峻兮積壤所營何人功之彙聚致丘壑之崢嶸始假一抔已見進吾於往終成九仞還宜景行而行當其率性作勞因高立趾將覆蕢而可久念極天而有俟道既長而彌專力雖勤而未已於是資地勢建土功區區而日不暇給矻矻而樂在其中以不拒物爲心因成高大以不讓塵爲德遂至穹崇所謂從微而至著有感而必通致峯巒而因人立跡侔

造化而與古爭雄故得日就月將天長地久小既資於
坎窞大豈遺於培塿匯辭形倦將欲必致於雲霄所冀
道成亦以兼容之妍不有始有卒乃勤乃勞依依漸長
日日增高以力爲謀比大不唯於態耳將勤喻學成功
豈謝於牛毛是謂積小以稱奇裒多而爲貴既稠疊於
委輸亦縱横於經緯則聚米者固不足云累臺者於斯
殊未所以塊然凝質崒爾成姿千峯可數五色無遺以
此驗巨靈之神誠爲怪也以此想愚公之事亦可凄其

別有十載施勞三冬率是常負荷以相勉每勤求而自揣所冀必成無虞中毁儻若因我而出雲庶亦降神而在此

滄浪濯纓賦 以君子潔身及時爲韻

唐 闕名

滄浪之水兮伊楚之濆汗漫蕩漾兮清泠淪潝控三湘之淺浪從大別而派分澄澹清景離披曉雲彼美人兮何其獨商歌以思君覩斯水之洞澈惡吾纓之垢氛將濯其纓亦潔其已逐臣逋客漁翁樵子吟刈楚以潡昂

詠伐檀而筮仕哀靈均之濯足笑許由之洗耳載泛載浮曷云其已洎夫白日始晞青天收潦千尋湛而見底萬里淨而猶埽漾磷磷之淺沙蕩靡靡之纖草縈紆浦溆邐迤洲島輿既遠兮情亦閒纓再濯兮身亦澡于彼濯矣伊水之濱于彼澡矣君子之身滌我滓穢去我埃塵且潔淨以精微又肆志而王神孰與夫澤畔憔悴空見悲於楚客心之憂矣匪輿刺於詩人已焉哉士生世兮患於不立朝聞夕死道之所急偶滄浪之且清豈坎

掬之能習易載出處詩稱維縶歲冉冉而不留雖追悔而何及辭曰滄浪之水兮傲楚辭臨清漪兮應昌期濯吾纓兮有所思幸我生兮及明時進德修業兮已矣拔茅彙征兮良在兹

飲貪泉賦 以言飲此泉心終不易爲韻

唐 胡權

吳隱之擁節南海停驂石門遇貪泉之廣陌若旨酒於汙樽由是徵圖籍所載考耆舊之言云汪兹而難窮地理或飲者而能移性原公乃斯言已察其事惟審十白

所視表執心而不回一勺之多遂舉杯而就飲重言曰
所執在我寧由此泉瀉泠泠而反同潔己持惴惴而過
甚防川恬淡相資漸滂沱於德澤清廉是守何汩沒於
情田將正浮俗而去彼覩濫觴而在此臨川而不覺起
予命酌而甘從率爾盈科即挹聊抒思以盤桓健筆忽
飛寫緣情之綺靡既而威臨俗鎮塵靜邊空闔境而皆
知嚮化四方而靡不趨風量比滄溟能控清而引濁心
如白水可原始而要終當其境接遐荒郡惟幽僻山川

而多含瘴霧草木而少蒙膏澤道之云遠人不顧適公藏器以俟時方遇君之側席泉云飲而名乃益彰心秉直而誓當不易則知貞清特立瑕穢莫侵人飲酒而蕩志我飲泉而洗心胡不誇於一石而不愧於千金於以明好惡定能否不貪爲寶而可憐不飲盜泉而非偶懿哉君子之鴻名竹帛永垂於不朽

水木有本源賦　　唐　高郢

木造天水窮玄森森擢千丈之秀汪汪澄萬頃之鮮散

而成衆木疏而爲百川杞梓之材備矣江湖之量存焉竊聞源長而下流不竭未見本盛而枝葉先顯志士託以垂陰無假惡木渴者飲而滿腹何求盜泉故樹善於人人懷則甘棠不朽汎愛於衆衆湊則德水長懸方將成不言之蹊廣利涉之路俾出幽之鳥仰喬幹而能遷未濟之人因餘波而可渡鳥豈木之所擇非擇木而不棲人奚水之足鑒亦鑒水而取喻徒聞其移橙渡北不能苞貢於王國導漾之東是以昭回於昊穹木誠戀於

南枝常得地而專美水豈忘於西土乃凌雲而獨崇用不用也非結根之有異高莫髙兮將聞源而實同葛藟猶能庇其本江漢所以朝其宗固宜大樹蔭厤而千牛可蔽洪河浸潤而九里旁通寧效有喬而不可休息於其下至廣而不可游泳於其中者哉則有青青弱幹獨秀未立涓涓細流餘清可挹植翰苑以蕭散赴龍門而鶩急企樛木之逮下望恩波之流濕

虛舟賦以浩然任觸君子之心爲韻

唐　樊陽源

玄理可得眞宗可尋惟虛舟之不繫同大道之無心每
悠悠而去任恒泛泛而浮沉寂慮爲徒必澄淡而方息
在物無競信風濤而莫侵體合道樞來憑積水本流謙
以處順寧遇坎而斯止類善行之無跡似至人之虛己
或沿或泝非假功於檝師載沉載浮亦奚勞於舟子若
乃景絶遊氛川息波文蕩漾無阻逍遥不羣則鼓枻者
未足與議摧撞者不得而云故曰動以貞勝而静爲躁
君觀其浮廣川之洋洋混長瀾之浩浩不拘同放曠之

懐無著體希夷之道殊青翰之見重等玄珠之爲寶惟斯道全誰曰不然任東西之漂蕩隨風水之推遷中含虛而自若外守正以無偏逢流則行靡驚黿鼉之穴安波自往空思李郭之仙動息靡常去留不禁以虛而受殊乎小器易盈可濟不通非曰不勝其任處靜安畢乘流任時浩然獨逝邈矣誰追想好風於曲岸避巨浪於中坻且没跡於寂寥檝棹何從喧矣是無爭於觸擊紼纚焉得維之是則虛其舟川得以寧虛其心人寡於欲

既與道而合契亦無情於相觸苟思理之未忘諒無驚於寵辱

胡越同舟賦以所思同濟寧患異心爲韻　唐　袁不約

胡越異方兮言語不通邂逅相遇兮扁舟之中訝形殊而類别偶泝浪而乗風邈矣兩鄉懷土之情則異飄然一葉濟川之計斯同始也各自天涯俱來波際指遥程於空闊紛遠思而容裔南冠朔服俄泛泛以相親孤棹片帆杳悠悠而未濟安危目擊休戚心期當波瀾之起

處是肝膽之呈時水害若防不獨文身之俗風髙儻便豈惟嘶馬之思去乃夷猶來何處所不遠南北究爲傳侶投足而作鄰遝集共軫風濤思鄉而何暇哀吟且虞倏阻迹也既狎心馬匪寧揺煙蕩水泛梗飄萍在浩渺之難測況沿洄之不停容與安流每欣欣而會意縱横駭浪咸惴惴以忘形蓋以風水多虞因依不間來非類聚雖憖泛洛之仙情匪貌親誠無敵國之患殊方何遠合志何深因託質於刳木遂忘言於斷金向若不同其

利無得而尋長嗟緜邈莫嗣徽音則朔野慕射雕之悍
炎洲樂拾翠之心復安得同其憂患而計其浮沉哉於
是察其事嘉其意諒極睽而乃合非棄同而即異永懐
共濟之誠信無往而不利

飲馬投錢賦 以好善馳名叶予前志爲韻　唐　王損之

昔人有暗室無欺行行路岐涉清流之蕩漾指白水以
驅馳乗疋馬而來念兹枯渴傾一囊以用投彼漣漪且
水本無情人能誓志俯濯纓之上善控奔蹄之小駟廉

隅是切斗升之水無多重價將酬子母之錢盡棄湯湯
淺瀨歷歷五銖飲之而忘其量也投之而無乃甚乎同
濟河而沉璧異濁水以求珠隱金沙之中迷於赤仄落
蘋蘩之上混彼青蚨嗟乎利已則多潔身誠鮮在一飲
而何損投半兩而稱善晃鷺下處對鶩眼而難分鱣鮪
游時雜鯨文而不辨駸駸練影潏潏波聲滿腹而自資
行道隧泉而孰謂沽名郭況之家人儻來訝移金穴漢
代之貲郎或見猶認水衡浦溆縈盈汀洲重疊吳酌貪

而難並王不言而雅叶致香醪而一醉且之杖頭入春溜以俱沉不漂榆莢澄明水底散亂馬前乍似揀金之磧何殊種玉之田逐好利之徒無辭俯拾同貫珠之子幾誤旁穿是知雅志無儔常情不到將均勺水之直自勝飲冰之操則墜銀瓶於井底思婦徒傷投竹杖於陂中仙翁可報賢哉項氏之心從吾所好

驥伏鹽車賦　　唐　闕名

有驥子兮維之朽索服鹽車兮困於絶漠將發憤於一

哀遂求知於伯樂由是騰健步奮奇毛連嘶自若驤首彌高負調鼎之資空嘶引重持向人之意終顧代勞當其迢遞燕郊蒼茫吳坂悲東道之莫及念北風之將晚既同踶躇載馳之用靡分儻遇知音千里之期何遠寧曳輪之是辱恐負軛之非名飲齕雖憐其垂耳鞭驅奚敢以抗衡是使玄黃莫遇欵段無營汗血匪難一日有祈於用力求人未易三年何恨於不鳴今也勞役薦臻高名斯矚將激昂以待顧顧奔馳而徇欲重伸羸氣自

殊覂駕之難載發哀聲幸比擊轅之曲或有賤同牛皁用匪龍媒亦在異於翦拂辨以駑駘夫如是則當於輗軏之下自然不媿於羣材

管窺豹賦 以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爲韻

唐 闕名

管實圓通豹稱奇質將竊窺以無視果遇文而得一言如立信初云必有可觀美在其中終荷守而勿失奚執虛而莫見諒衡空而有窺注目每思夫破竹專心常切於主皮故得精神靡怠盼睞無虧辨或未分豈敢因小

人所視言如有準安得謂童子何知事不可輕智難相短瞻夫隱霧之獸乃用窺天之管豈文質之不伸獨孤明之所滿分形既内識規規視遠惟中央坦坦然後知虛心可達小智攸同毫釐必遠長短皆通投迹儻遇於東周孰辨犬羊之鞟有文而比夫西伯豈殊縲絏之中是謂祈進奚爲求知不倦將希國士之察用當君子之變羅因一目期所視之無偏利絶一源專向明之獨見乃知蔚文者道不足攀俯視者智或防閑何微明之有

辨果偶中之無難謂容止可觀且殊室隙同邂逅相遇更善通班信專美之獨嘉諒生知而何教流涕已假夫觀止審像乃知其是效十年之學自分西晉之賢一管之明更識南山之豹夫如是則履中不昧應手無疑冀覬覦之有以得專精而所之亦何必誇久視騁一時然後知求仁之可驗唯智者之念茲

教猱升木賦 以仁義在躬教之則進為韻

唐 賈餗

猱之為物兮敏捷無倫人之設教兮質性是因顧升木

之容易豈從師之苦辛於是授以程度使之緣循步步
彌高同下學而上達孜孜不倦若游藝而依仁原夫引
進他材發揮以知不言而化若喻於義指蹤在手所謂
導而不牽嗜學因心誠宜誘之孔易俾夫趨容所騁迅
足無累笑碩鼠之五能掩都盧之百戲初疑鴻漸訝走
險之翩翩卒若熊經忘阽危之惴惴則知夫性自天而
莫改教率性而斯在失之者進寸而退尺得之者師逸
而功倍從輪桷之異規隨曲直於真宰故君子將遷於

物必省厥躬彼可適道吾方擊蒙野性既馴自殊於狼子怒心不發何愧於狙公牧羊以不鞭爲機養雞以似木爲儆一則行之而未遠一則久之而成教孰與簡易爲師攀援是資既得心乎愛矣方將教以化之負凌雲之材庶幾仰止守墜地之道難可求思至矣哉發彼驍騰賴茲引力足循循而風舉木杳杳而繩直千尋雖險亦可超而宛升一跌無虞那肯勃如戰色豈翫物以爲用將育材而取則所以木不告勞猱惟效順學無間於

時習功自得於日進彼以求易於難致遠由近可因茲而立信

遊刃賦以目無全牛必有餘地爲韻　唐　張楚

善乎庖丁之養刃也鋒不鈍銳不䘐橫爽氣以凜凜頓霜威之肅肅内則道恊於心外則手應於目三年之後不見全牛於是手以之發刃以之投其虛其徐刃以胎合所倚所觸血自潛流牛之間兮稱有刃之厚兮云無以無厚之刃入有間之軀與切泥而不别將委土而何

殊忘其骨節之難易未嘗肯綮其斯須以天合天騞然嚮然目不視矣手有存焉窾之導兮自大郤之批兮自穿始以一剖終以萬全匠石代之以運斤未可爭長孔刀以戰慄期百發而百中笑無固而無必乃知丁之道原本闕一字殺之而用剱難乎同年則說屠羊以淺術望鼓也可久丁之伎也難有利推百鍊不愧於太阿聲中八音自合於經首日居月諸勇其賈餘君欲口傳等文惠之相好我方神遇覺良庖之不如若然者遊合逍遥之

事刃合虛白之意儻遊必有方刃何不利冉冉兮雖不可知恢恢兮常有餘地方將解千牛然後躊躇以滿志

目無全牛賦 以虛心通明暗與理會爲韻

唐 王履眞

著絶藝者積功而成窮物理者因心而明觀彼庖丁之游刃合夫天道之至情運心術於妙用得玄技於惟精相彼牛兮雖完體斯在於我目也而析俎已呈豈不以因功之深爲志所使揮無厚以合度投有間之中軌積就之妙既由乎月將揉割之微亦依乎天理若動不尊

窾任非由己則必受夫力劬孰能免夫目視始吾於牛也膚革未克筋骨靡窮心無所措其利手無所施其功惑臂臑之原本迷脈腠之要終動既多悔勤而未通逮三載以積用乃一朝而發蒙令吾於牛也察其慱碩考其小大不俟刃解自將神會定貴賤之骨若委地而在前視血背之膏雖表革而無外信功著而理貫乃道成而情泰遂得不遵蓮鍔不合桑林騂騂之軀折如應手臓臓之角割若愜心此乃變化斯探視聽靡濫美候明

而咸見雖處幽而無暗夫人之修業頗亦象諸能𡘜通

而理達則疑釋而誤虛别有技業目牛得同碩鼠取埶

行止喻依庠序竊學見賢思齊敢望惟仁是與儻王庖

之可待願發硎而延竚

破的賦有序　　　　　　　　　唐　喬潭

君子修辭以干祿祿或不至居常以俟命感而遂通抑

亦莊生不射故爲破的賦以喻其辭曰

飛衛學射於逄蒙希其術窮搜董蒲白羽之箭獲燕角

絲沉之弓悵望隴雲徘徊朔風以為隼必獲於墉上雀無全於㲉中或曰人將覩德孑盍呈功乃見於諸侯閲之州序獻於天子臨乎澤宫自上而下陳其比耦歌騶虞奏貍首其或少算從而進酒於是乎擇素士張畫侯韜朱䏝捍韋韝既垂櫜以弦弧亦啓箙而抽鏃内審其志外專其目繹思其平去務其速落殘月於象弭飛明星於金菔宜易易而獲禽翻兢兢而失鵠師哂之曰殆矣王庭之賔胡爲先利其器而不反求其身乃杜門三

年猶乎家人聽之以氣視之以神秋毫如山蝨心如輪
高其小物中以歲貢從容君所無復命中不知矢之所
加弦之所控不知引之而滿縱之而送以無心爲心若
夢不夢斯焉而遽發驍然而通洞洞之者是爲中的中
之者細若毫芒乃能匪左匪右不留不揚絶心乎後宰
落判散亦何有四方是時也君子觀之貴其得一小人
視之多其中質九賔之衆毛豎骨驚陰幽鬼神股戰頤
慄固可使朝肅慎面先零變幽都柔南溟至遠無外固

不來庭夫以有形之器猶能破的況天機爲弧大直爲矢而不能破其夷狄故事無矜功理在冥跡不射乃師之益吾將爲益

射隼高墉賦 以君子藏器待時爲韻　　唐　敬　騫

養形玄豹兮以隱霧而成文振羽飛蛾兮因附火而自焚彼紛然之落隼識眛此而喪羣誠不知高非小者所處靜爲躁者之君苟失度而棲適將受斃而何云且夫長墉崇崇矗若雲峙飛隼泄泄倏隨風止曾不料其微

陋馬更知其休否故疾惡之夫善射之子操騂角之弓調白羽之矢縱穿楊之妙呈落雁之美量遠近於目端審高下於規裏紛洞胷而達腋果裂素而破嘴原夫剛鏃初架勁弦正張引彎彎之月影迸的的之星光鏟毛羽之振迅挫容貌之昂藏審必中而復發固焉用而不藏若乃處身順理投跡知常時決起而無滯或怒飛而有方煙雲足以遐賞翳薈足以來翔必絶捐軀之患豈貽在彀之殃是則素有隽志往無不利葴器者人獲隼

者器矢應弦而上潡禽應矢而横墜微隼諒比於小人高墉亦方於重位苟不戒於遊處曽何免於顛躓士有五善斯在載槖有待麗龜之知未忘貫隼之誠勿改幸文武之不墜希蒭菲之必采則知發矢有期獲禽俟時想大易之靈文微言可賾稽高墉之玄象壯立空持既是則而是傚永念茲而在茲

射隼高墉賦 以君子藏器待時爲韻　　唐　武少儀

羽族紛紛彼飛隼兮獨勁節而莫羣心耿介以騰踴毳

斑斕而被文擊每依於素節翔亦致於青雲匪全身以自愛寧有齒而見焚貫矢落庭既垂名於孔宣父摶鳩陷網又伏罪於信陵君令也何時輕乎所履伊廣甸不遊乃高墉爰止信非位乎是蹈宜賈害而鬻死吾嘗問術於列禦寇學藝於熊渠子爾或舍諸吾斯過矣我矢惟良我弓未蔵度中而發於何不臧矧專精而致用奚得失之難量哉於是正色斂容凝心定志睨手引滿注目神萃驚眩駭括將辟易以翻飛裂臆洞胷已拔離而

進墜觀彼隼之貽戚諒吾人之會意故君子周而不比用則擇地無茍進以躡高位無躁求以享厚利智昧於是安往而免夫顛躓然則懷貪怙力者怨所聚材小任崇者覆可待故聖人明彖象以立言懸日月而不改或有人兮修其詞遇其時三復射隼之兆載質射隼之期幸寸長而罔貴冀一間而在斯

鳥擇木賦

以君子之德翔而後集爲韻

唐　闕名

鳥之擇木者不在乎得高枝在乎得所履或淩雲之榦

而不可集或在庭之柯而必可止依惟賢之主人遠挾彈之公子若夫鳴而後集翔必有疑如智者之千慮叶君子之三思山有不材豈謂心乎愛矣林多獨秀寧同主則擇之孰謂無心依於有德豈惟葉之萃幹之直必在無驚弦之憂傾巢之逼惟喬之下想遊女之求思避惡之陰同志士之不息若乃翼隨雲展身以風翔觀乎林之漠漠見絶嶺之蒼蒼豈爰止兮失正誠所集兮向方容足之柯乃處隱身之葉是藏故有繞樹之烏鵲棲

桐之鳳凰是知擇善而從何常之有既無巢幕之誚詎貽高墉之咎道惟空際諒有開而必先棲或林端乃覿影而從後未安其所豈樂其羣傍青冥而頡頏白日出幽谷而翱翔碧雲水隔山而猶遠煙拂樹而漸分將欲巢林杪渡江濆如蕭何之擇漢主虞卿之謁趙君原其羽族所棲惟巢是葺雖衆樹之相蔽惟一枝而可給處必擇地食無不粒飛乃從宜固難妄集若然則禽之有靈也不可以愚智相期不可以飛走見遺集灌既知有

以始巢當復何時是以良木可期儻主人之見納俟我於庭乎而

筌蹄賦　　唐　邵說

至道玄默眞宗朴素莫究其源孰知其故將假物以明象乃忘言而立喻若筌在魚若蹄在兎苟或藪澤之内以時而肅設溪澗之間應節而周布乃凌岑崟忘蹄與筌興言薄狩命駕忘旋魚發發以隨波樂只兎爰爰而得性怡然好之者徒發歎於終日觀之者空起羡於臨

川斯無虞於即鹿寧有望於烹鮮於戲道有興廢時有
通塞羨魚如之何匪筌不得逐兎如之何匪蹄不克猶
蹄在兎兎既獲而蹄可以忘猶筌在魚魚既烹而筌可
以息亦何異遊道藩者揮郢匠之斤御道樞者削公輸
之墨彼損之而又損故不得而有得是以聖人立教所
實惟眞勤求若喪之旨遠索忘言之津還淳返朴求於
道要絕聖棄智無爲實賔故卓立政始輝光日新夫子
將欲論筌蹄於宜觀盍若考前蹤而後導

得魚忘筌賦 以適道知歸言象皆遺爲韻

唐 陳仲節

魚也者重泉之儆因筌而索與玄珠而同歸筌也者虛舟是依因魚而棄將緣木而有違始鈎深以假器於是終釋手而喻指之非詎匕弓藏方隨矯木靡因火化奚貴焚機所以乍觀象於十日終遺形於九圍其得也且非貪餌誰曰在藻既涉無而恬鱗斯獲將遺有而虛室是寶其忘也寧捨不材匪投有昊陶唐絕巧棄智故能雖愛必捐若適圓離方孰謂不由其道故無用者木上

之罾則虧有情者在梁之翼何爲彼用拙徒覩於進退此情留寧識於推移故曰因動而忘筌爲後覺投虛自得魚非前知豈殊舟既焚而空闊先濟屐將脫而止足由斯於以探幽落馬藏往方之俯拾故何啻於盈筐爰取坐遷義非同於解網必也窺清泚憑浩蕩是務得一不殄牽兩寅緣而來爲得魚之象必也袪其意窒其源舟無五覆道遣三幡展轉而棄爲忘筌之言使彈鋏嘉賔不樂烹鮮之味投竿公子何勞餌牿之煩若然投者

諒非赴澤在虛心而自適諒非卷懷將適道以孔皆然後蟬蛻萬象鴻毛百骸有漁人聞而辨之曰是言也始以神遇將終理遣謂鱗介非掩豆之實以巨浸爲覆盆之淺然乎哉吾何必鳴榔而遊衍

夢爲魚賦（以故知人生不似魚樂爲韻）

唐　王棨

梁世子以體道安居逍遥有餘宴息而魂交成夢分明而身化爲魚怳若有忘顧物我以何異倏然而逝失形骸之所如其初也漏滴寒城月籠涼牖悄爾人靜溘焉

夜久於銀屏既設之所是角枕已敧之後遽因神遇能游之質斯成漸覺形遷相望之心曷不是則髣髴川闊依稀浪輕始訝浮沉而在此俄驚鬐鬣以俱生恍兮惚兮豈悟益刀之兆今夕何夕空懷畏網之情由是涵泳無疑噞喁未已值良夜之寂寂泝清波之唯唯腹上之松俯睒在藻鎽殊懷中之日旁明銜珠稍似旣掉赬尾還張紫鱗維熊維羆而自遠有鱣有鮪以相親沙際禽去汀旁草春遇周公而疑爲釣叟逢傅說而謂是漁人

于時砌竹無風庭梧有露旣異爲雲之事空驚儆雨之故飄成浪迹全忘枕上之身却憶浮生寧異遼東之趣其夢也何樂如之其覺也何愁若斯復是魚由我變抑當我本魚爲莊生化蝶之言昔時未信公子爲烏之驗今日方知悲夫何事蘧然欲思咸若良由塵世之多故難及深淵之或躍人兮不因一夢之中豈信濠梁之樂

任公子釣魚賦 有序

唐 闕名

昔任公子釣魚經年不獲及其獲也衆人饜之公孫弘

十上不遇及其遇也帝王任之固知餌大則魚大功高則祿厚魚也人也何酷似乎感其義以作賦曰

千載崇崇我聞任公獨坐會稽之上垂釣東海之中海之廣兮混然飛流魚之大兮邈矣難傳所謂之魚三千餘里何以爲餌五十其牛其釣兮星霜已周日居月諸兮吞此大鉤吞鉤之時其勢迴互覺巨絙之緊急驚白波以鼓怒攪大海簸高濤業三山憚羣鼇及夫道盡途殫繩窮勢蹙突兀出水蹉跎望陸一岸山横半天雲矗

巨鱗既已傾海水亦以清呑舟之害平若乃飛鸞刀以撞突泉爲膏兮岳爲骨剥鱗上之重錦抉眼中之明月由河之北達於東溟萬民饜飫三年羶腥向時兮刻意臨川勞神有年舟人不顧漁子悠然坐石滑兮積苔蘚蒼葭變兮老雲煙今日兮投竿瞬息以肉爲食豫且氣懾詹何失色契我心者臧丈人適我願者龍伯國釣道既爾人亦如此孫弘未遇買臣家貧海上牧豕江邊負薪常以雲霄自致燕雀時人受侮不少守志彌眞終逢

挺拔俱爲漢臣典郡則還鄉衣錦作相而開閤迎賔則知餌大者魚大道肥者祿肥獲大則喜雖晚何悲魚之與人殊途而同歸

結網求魚賦以臨川羨魚未若結網爲韻　唐　王起

網則結諸魚方躍泉其結也踈而不失其躍也瞻之在前一縱一横既克張於萬目無小無大亦何逃於百川是以揚鬐振鬣噴沫飛涎初求同於發笱終取義於忘筌於是當巧敚敚抗精胥胥細緝絲枲解紛結絕想江

湖之相忘遂綱維之備設揺赬尾以游泳爾不厭深運素手以繽紛我思善結俾晝作夜日居月諸成兹密網念彼嘉魚庖犧之舊制無改良罟之新規有餘獻鱻毚之時兹爲謀始烹釜鬵之日此乃厥初且夫注目劬勞甘心健羨於結網兮何有徒喚喁而可見金盤既設無霍靃以霏霏錦質乍窺徒赫赫而戰戰孰若氣奮九罭網殊一面始結繩而爰設終在藻而咸薦踈密由己卷舒從心此紛紛而不紊彼潑潑而方禽亦何必不網而

爲子釣斷罟而諫君臨其動則紛其力不費事有類於
組織志未殊於經緯蔫尾安在提綱尚未想飛鴻而則
離曷遊魚兮不畏向若臨河廣恣心賞隨揭厲之淺深
當鱗甲之來往出彼赫鰓亦同反掌營鱣鮪方同濊濊
之施罛禁鯤鮞豈比恢恢之漏網則知無其備者其功
畧有其具者其利博此不僭其經營彼無逃於潛躍夫
然觸類斯長緣情可託結詩書而為網網則有條驅爵
祿而爲魚魚兮咸若吾所以考先賢之微言悟臨川之

妄作

烹小鮮賦以理大國如烹小鮮爲韻

唐　王起

有洌者泉生乎小鮮將成登俎之美必求爨鼎之妍惟烹也在於不撓惟魚也貴於克全茍司味之有術諒爲政而則然若乃海曲蘆人江潭舟子厭須首於蒲藻得纖鱗於沿沚常窺澈澈漏於罟網之中令則炎炎烹於沸鼎之裏是以激之有度爛而足恥先明水火之濟用契鹽梅之理然後合沓有聲沸騰以烹碎文弱質萬品

千名以胜脃之易壞當汹湧之方驚觸之則土崩可喻安之則錦質皆成蓋以小爲貴在終和且平乃加以薑桂雜以薪燎同露鑊之白遊東前箸而不擾雖湯騰其內火烈其表惟自然於衆味終不亂於羣小既薦尾而獲珍皆騈首而可曉向若爛之不恤撓之是刺急舒無節乎中躁静不放乎外自然成魚餒而不食比水煩而不大空摧鱗而莫分寧去乙而知害則知國喻乎鼎人喻乎魚魚之亂則烹以静人之繁則制以徐鼎中之咸

若天下之安如鮮之烹也不撓人之理兮作則將申老氏之戒用假庖人之職既不爽於和羮幸有光於爲國

烹小鮮賦 以理國之道如烹鮮為韻

唐 李蟾

力刀之任庖人是司將修火以烹矣取小鮮而將之洶洶之中似有躍泉之勢炎炎之上猶憐漏網之姿則無復游小沚奮纖鬐既逢鼎鑊之患永絶江湖之思其始也出彼清瀾委茲敝笱落細鱗於方寸之質喣微沫於噞喁之口齊一指而未并事寸刃而纔受驗星星之若

無升鼎俎而何有瞻其沉浮若氷汹湧如驚不有大觚奚假良庖之妙無容尺素何必呼兒以烹是知將善其事亦叶於道若運動之不息則完全而莫保如或罷其紛紜任其顛倒則偶鹽梅之側宛若銜珠映莫蕭之中猶如在藻是知至人以魚小者國可喻焉其化而敦夫德善其烹而委之火傳則味不愆道乃全將成其心齊之化無貴乎獺祭之鮮且夫烹之煩而魚必毀政之撓而人不理魚不以煩爲貴人不以撓爲美反覆無極必

爲靡潰之道簡易不脩自作玆彰之始是知求全者動不如靜務理者語不如默動之則一鼎渾渾語之則萬人慼慼想潄潄之微質不可而求俾浩浩之澆風無由自息令聖人任一意朝萬國蓋以體玄元而得諸靜寰海而晏如豈徒以窮高極厚之内喻之於一魚者哉

痀僂丈人承蜩賦

唐 髙郢

巧乎道者承蜩之叟蜩擇木兮有翼叟持竿兮在手物我相絶嗜欲靡同彼不飛兮焉待此將掇兮何工丈人

曰我有道也初五六日累丸爲術槁木其臂朽株其質不墜者二則失之錙銖不墜者三則失之十一既累五而咸若寧絶四而無必由是步平地之上入深林之下耳目俱營心手相假葉空崟而皆見枝雖繁而不捨豈伊拾芥將同注瓦或挾三而兼兩或指多而就寡期於百中則啼猿之射乎曽不孑遺殊慕鴻之弋者彼飲露爲事蛻殼有期顧非鼎俎之實尚何彈射之疑庸詎知絶俗猶累凌虚亦危以無用之質遇有求之時始則長

鳴聲嘒唳而中絶方將一舉翅蕭條而半垂豈獲戾於不食而搆患於有緌且觴深操舟大馬捶鉤三十仞磨崖不溺十九年肯綮皆游徒聞其事未見其憂豈知天覆地載四荒八極不以萬物易蜩之智不以萬物易蜩之翼惟精惟一無反無側用志凝神何求而不得若以叟爲臣以蜩爲賊亂繩斯理背陣斯克一言以蔽可詳周公之風一矢可加何遠蠻夷之域螳蜋之捕兮信劣黄雀在後兮安得至哉丈人功並孫息

蚌鷸相持賦 以洛城風日為韻

唐 郄昂

水濱父老以漁弋為事常持釣緡荷矰繳旦浮瀍澗晚泝伊洛亂平激之磷磷步清流之鑿鑿匪畋魚以為務將釣國而為託異戕忽而害生時自斃而方搏亦猶守兎者目注於盧犬挾彈者志在於黃雀斬長鯨而四海宴如得巨魚而千里饜若夫一舉而擒兩固功全而利博同不狩而獲多齊不耕而自穫訝彼老蚌含胎孕明鷸是翔禽翼迅體輕或依岸而開合或遵渚以飛鳴既

相遇於兹地亦相殘於此生鷸以利嘴爲銛鍔蚌以外骨爲堅城鷸以蚌爲腐肉可取蚌以鷸爲微禽可營鷸曰今日不雨必刳蚌之腹蚌曰明日不出必喪鷸之精並相持而坎難俱莫知其困并彼漁父聞而造曰危哉二蟲吾見爾命之將絶吾知爾力之已窮胡不潛泳於深水胡不乘高於大風何故枯骸於波際何故落翮於沙中乃攜以俱歸釋此雙疾利其美用取其形質鷸有羽兮彩映華冠蚌有珠兮光照巨室雖假物類以爲用

誠亦辯說之良術莊生寓語於前古是用廣之於今日

螳蜋拒轍賦以怒臂當車生不知量爲韻　唐　陳　硎

蠢彼微蟲勇而不懼當往來之轍跡阻東西之馳騖聞轞轞而虎蹲佇轔轔而狼顧見危致命方確爾而靡遷唯敵是求乃毅然而增怒且肖形卓犖植性強梁豈奔衝之足畏非會逺而不當逸性喬桀雄姿激昂拖輕軀致命死地壯前跡若有巨防觀卧轍之時似當黃霸想埋輪之處何憚張綱其或輸轂千箱御姬百兩方擊轂

之自遠巳張拳而相向死且如歸路何能讓苟不折節於焉用壯睅其目曽不見機揮以肱豈爲知量其理何如其生忽諸禍甚觸株之兎危同戲鼎之魚行無逗撓立必籧篨在聖人之經誠宜避地非長者之轍詎肯迴車且麟傷豈仁龍醢非智思控搏而莫及俞壓溺而何嗇不若履薄兢兢臨深惴惴任肖翹之可適曷强禦之不避㣲茫膚血豈足殷其左輪展轉路塵寧止斷其右臂居當假息動必阽危捨鳴蟬而莫捕蔆黃雀而不知

儻所據非據亦何斯違斯謂豺狼之不若念虺蜴而何爲且含氣之類求生之厚豈必賢哉曷云能不獨不降志自貽伊咎誠轥轢之所加諒虀粉而何有奚必矜夫趯趯冒彼彭彭顧陳力之方盛意當途之足驚曲循天理深居物情徒糾紛而莫紀固客匆而難明儻不載馳載驅廣人之用當念無軏無軏遂爾之生

蟭螟巢蚉睫賦 以天壤之間大小殊稟爲韻

唐 王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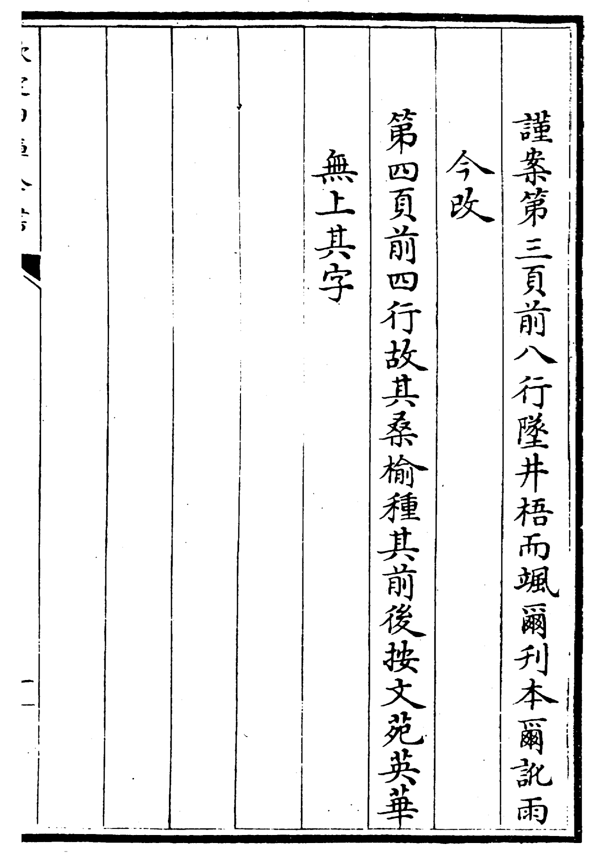
萬物生焉巨細相懸蚉之睫兮蟭螟在焉雖受氣以具

體亦成形而自天取以比方事著茂先之賦齊其大小理符禦寇之篇眇矣麽蟲生乎積壤名爲造化之内質類希夷之象離婁俯視莫得見其形容師曠俛聽曽未聞其聲響既而遊元氣入無間就彼螽而棲究止其睫以迴環日往月來顧我而因依自得晨趨暮見覺伊而瞬息長閒由是拂背謀安沿眶可頼喜勞乎嗜膚之際懼覆於成雷之會仰覩厥首謂如山嶽之崇旁睨其肩意似叢林之大逼螢火兮豈慮焚其逢肸蠁兮何憚居

之每保勁同於枝榦詎知細甚於毫釐未能鵲起安肯蟲疑常笑鷦鷯立彼葦苕之上寧同玄燕集於危幕之時豈比夫蠕動微生蜎飛異稟蠅附尾以非類蝨處頭而殊品言乎蟁也則是睫而可知向彼巢焉乃斯形而因審想夫影與塵混身將道俱察其生而洪纖則別論其分而物我何殊似菌朝生不羨千春之壽如蜩秋起無慙六月之圖悲夫謂無至道者多信有茲蟲者少蓋述齊物之域未遂忘形之表若能效三月以齊心必見

斯蟲而不小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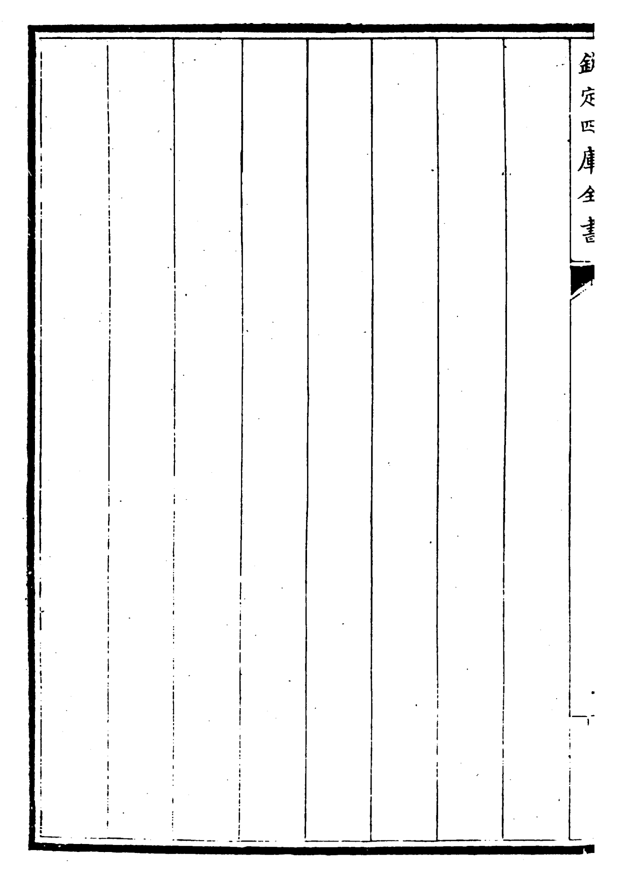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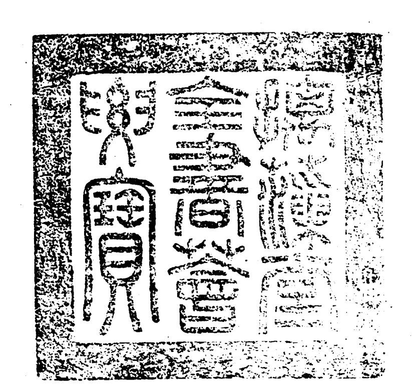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三頁前八行墜井梧而颯爾刊本爾訛雨

今改

第四頁前四行故其桑榆種其前後按文苑英華

無上其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馬啓泰
謄録監生臣沈　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郝祚熾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四

寓言

以德爲車賦 以至德之人有同車載爲韻 唐 白行簡

藴德兮唯車可同載諸身兮運轉無窮苟規模之不紊在夷險以皆通遊必有方靡假顔生之御成之在我寧煩奚仲之功原夫雕斲何勞周旋不礙得亨衢古道以方駕將璞玉渾金而共載廓情田而作路終自東

自西調意馬以服箱任或進或退且見其制非假手用不由人馳懿範而深疑軋軋聽嘉聲而乍認轔轔如榮晝錦之衣便同華轂儻被懸鶉之服豈異椎輪是何軏無施脂膏莫有學海深而濡軌堪慮詞林秀而養材自久誨人不倦初訝其役車不休見賢思齊豈憚乎挾輈而走莫不乍行乍止載疾載徐究其理而大矣較其功而忽諸程君之夢捧陽精還同照乘黃霸之恵如時雨宛是隨車乃知徳以飾身爲規車將載物是致茍執

德之不惑故憑車而取類善行而所去無跡遵道而雖遠必至功能救旱喻流水以寧慭美播惟馨娩七香而何異大矣哉妙才難問良工在玆曝腹而那殊炙輠書紳而乍認執綏此車也價雖擅於五雲應難比矣數徒多於百兩未足方之士有軌轍無踰威儀靡忒逢時斯牽駕之用抱素之丹青之飾儻題品之未遺願爲車而比德

以德爲車賦以國家道通遠邇爲韻

唐　闕名

皇帝守位以仁爲車以德將喻夫博載庶物取象夫經
行萬國垂衣而退與人謀結旌而克陳帝力因樂推以
發軔任不言而憑軾始效駕於情田之内不驅不馳終
挂轊於王道之中自南自北夫改奢即儉尚質去華量
包覆載迹達幽遐行乎道而四方是則同乎軌而六合
爲家是知乘玉輅者又何足比駕金根者失其所誇爾
其伐輻於自然之材斲輪用無爲之道鑒馭朽以作訓
念輶毛而是保前覆後誡諒成敗之足徵殊途同歸信

始終之可考伊至化之所備如風令之偃草道德仁義
配昭弓以致賢孝敬温恭代輭輪而養老萬邦攸同九
有克通樸斵在心詎比質於流水周行任道豈觀象於
轉蓬以得賢爲輪轅之助以守信爲輗軏之功動天而
善行無跡持重而利用不窮且工爲車兮脆而易破德
爲車兮勞而晩成哂推輪於太行憫困驥於吴坂域中
咸賴功超乎大輅小戎天下皆肥力竭乎引重致遠澤
可鑒而拾損美不稱而崇侈爾則速禍以宣驕我則去

彼而取此靡自家而刑國俾視遠而若邇豈徒與奚仲造父之徒論功而效伎

炙輠賦以才美潤身喻茲爲韻

唐　喬　琳

惟輠以積膏而潤惟人以積學而才潤則浸之所致學則修之乃來亦猶山輝盖玉之處石川媚乃珠之在胎則炙輠之義斯焉在哉原乎其始方我髦士言物也火及則潤滋言士也用之則邦理喻研朱則其色不奪方扣鐘而其音不已故可以與理窟而爭深配智囊而共

美炙之不竭夫豈同於瓶罄用之不窮固有殊於罍恥
且國以賢興車以輠進車非輠而安往國非賢而莫鎮
脂膏内實宜誠盈於撲滿滋液旁露信同功於河潤豈
比薫以香而自燒玉遇火而不燼向非外取其物内滋
其身則一炙可以就爍再乃于焉中貧亦何潤色無斁
輝光日新比至道動而愈出方君子磨而不磷原夫伊
輠也照身以取路伊賢也開物而成務亦何近取諸身
願借秦而為喻喻如何其惟良在兹希德澤而惠物在

脂膏以無私若然者豈止滯輶軒以聽察因鈞軸以爲期增雨露之濡洽霑草芥而滋熙者哉

積薪賦以後來者居上爲韻

唐　張敦實

積薪如之何伐自中野藏用如之何俟夫爨者當就燥而未及固不材而見舍我取彼竭在浸浸以增高顛之倒之信多多而益寡來因高岡之上徙殊曲突之下知附熱之足貪兼徵光而是假原乎瞻彼林薄爰發條枚綢繆既束負荷皆來始交積以發地俄重疊而如堆顧

遇何期亦有含音之器操持儻用豈無朿濕之材匪伐柯於林下疑設燎於庭隈入用雖慙於散木待燃未怯於死灰幸薰灼之可近唯掄擇之所裁必能揚大君之光資烹飪以調味豈徒發大守之化祈澍雨以攘災觀其疊迹連墻攢形内向功成執熱化歸炎上催發生於庖人廢全模於梓匠曾不知縱横長短之術成結搆高卑之狀犬牙交列未失本枝之形蠅翼巧成猶蓄運斤之望豈徒分彊幹弱枝之義留錯節盤根之餘異掄材

而晉用似橧巢而夏居幸爝火未息與獸炭焚如無之
實難鑽燧者於茲待之雖欲勿用和羹者焉能捨諸古
人儆用賢之乖喻積薪爲偶奚自我而爭先反忽焉而
在後念探掇之所在顧高下而何有儻堅貞之可求庶
有心而不朽

積薪賦 以帝取汲黯爲韻　　唐 闕名

僕少好讀書長而無替謝絕門客幽關長閉志尋經史
見汲黯積薪之言即知君臣有道之契乃廢卷憤色竦

袂臨砌豈吾道業謝於古人君德慙於往帝竟空鹽梅之用長虛舟楫之濟於是辭雲林裂荷薜赴以時貢擬先秋計何歲華之不與幾山川之迢遞積薪暗入於心期後來空望其他惠積薪何薪惟楚與桂其採之也翹車載馳畢搜其林登其得之也良材盡取靡遺其巨細風塵爾勞阡陌相繼辭雲壤而百處指王城而四詣得大有之妙象同萃亨之深智無怠其功有司是主雖不近於丹陛幸得貯其華宇然蓄薪而雖多非有命而不

取每至膳夫興造金鼎初汲論食玉而來窺將然桂而先抱勿貴先至在其下兮必棄置於後時勿輕後來居其上兮必取用而先及此自然之理胡物情之可習已矣哉蒼苔蕪兮白露湛愁來曉夜紅顔減君若助化於聖明伏望留情於汲黯

積薪賦有序

唐　李德裕

此郡巖壑重複林麓繁盛樵採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而下詣余求售余因積薪於庭竊有所歎乃爲積薪

賦賦曰

邈巖居之幽遠有楚澤之放臣方絶學以自釁誠未暇於披榛悲顔子之飯煤感萊蕪之生塵時束緼以請火訪蓬茨之善隣乃遇樵客維舟水濱余訊之曰採樵賤業常棲隱淪詩既嘉於刈楚傳亦歎於析薪爾豈延瀨之客不取金而且貧又豈叔敖之子似好廉而苦辛何乃負擔不已其生實勤客顧余而歎曰貴則近禍富多不仁寄迹於此以養吾真善大雅之知言信芻蕘之可

詢既而交加累積高下齊均矗若井幹疊似龍鱗避汍泉而無浸生曲突而不陳苟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賓嗟長孺之昧道常喻此而求伸雖後來之高處亦居上而先焚使薪為能言之物豈欲入爨而揚芬未若生幽崖之側紉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免勞匠者之斤冒霰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積薪賦

宋　田錫

翹翹錯薪委積交陳後來者漸次居上先用者遂熱相

親仰之彌高或連枝而帶葉怨不在大喻棄故而從新
其大也降鸞輅於東封祝圓丘於南至執玉帛者萬國
稱豆籩於羣吏禮容具舉樂章大備書稱柴望達上帝
於外禋詩曰薪蒸本周人之貴氣虞衡往來析薪成帷
載來北闕之下采自南山之隈輦運錯雜積疊崔嵬但
取禋宗之用不論瑰異之材譬如爲山豈勉力於勤學
寧媚於竈不旋踵於貽災薪既不能自言人或代之析
理緊吾儕小人與彼其之子憂負荷以弗勝爲衆多之

仰止匪斧不克因伐木以致身受人之知合不才而省己始采采於山水之涯丁丁合風雅之詩積之累之如京如坻遠望比層巢之峻仰瞻侔累卵之危居中者謂不我遐棄在下者謂人不我知美古人善喻下僚其洛本入用之遲速胡觖望於高卑

大巧若拙賦以隨物成器巧在乎中爲韻　唐　白居易

巧之小者有爲可得而窺巧之大者無朕不可得而知蓋取之於巽受之以隨動而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大巧

若拙其義在斯若乃掄材於山審器於物將務乎心匠之忖度不在乎手澤之翦拂故爲棟者任其自天而端爲輪者取其因地而屈其公也於物無情其正也於法有程既遊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擊材無所棄用舍在於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隨形制器信無爲而爲因所利而利不凝滯於物必簡易於事豈朝疲而夕倦庶日省而月試知大巧之有成見庶物之無棄然則比其義取其類亦猶善爲政者物得其

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嘉其尺度有則繩墨無撓工非剞劂自得不矜之能器靡雕鏤誰識無心之巧衆謂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謂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也郢匠之術佊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舟車器異杞梓材殊罔枉枘以鑿罔破圓爲觚必將考廣狹以分寸定剡方以規模則物不能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可謂藝之要道之樞是謂心之術也豈慮手之傷乎且夫大明若蒙大盈若沖是

以大巧棄其末功則知巧在乎不違天眞非役神於木人之內巧在乎無枉物性非勞形於棘猴之中若然者豈徒與般爾之輩騁伎而校功哉

工先利器賦 以器苟未精將何爲巧爲韻

唐 魏式

工有習藝求名志在不朽乃言曰藝未達不可求以諸己器未精徒勞措以其手安得輕進自貽伊醜於是磨礪爲先動用爲後誠旨趣之可尚實果決之不苟所謂作事謀始本立道生繩墨盡索斤斧畢呈慮姸媸之稍

違而或愆規矩審鋒鋩以求銳必取專精懃懃不怠砉砉有營欲盡心於鎪鏤用度木於林衡亦如舟楫良然可思其濟涉耒耜利始得議其耦耕於其發硎可視以精爲貴不然何以能久用之不既驗樸斲之有辭懼剞劂之猶未㕈究㕈度無或不良揣入材之質淬百鍊之鋼然後切磨效奇成至寶之美剞劂中度用巨材之長呈機巧以盡善豈濫窳之是將且斟酌不撓矜名嘗巧雕鐫非他施功幾何既適心而便手因投刃以攢柯向

使因循爲心則器必殘缺若茍且從事則人亦詆訶安得不分班倕之玄妙就玉石之琢磨觀夫欲展而能先礪其器以工立喻則人不二可爲庶事之規寧比匹夫之志故曰用藝者儆戒不遠立身者得失由斯若幸而濫進則人必爾窺是以君子不容易於所爲

運斤賦 以上下相應其志同爲韻　　唐 席夔

道貴乎樸物疵於妄爲謀者必定於前執技者可以事上緊郢人與匠石能器合而神王埊復在鼻將欲表微

揮拂以斤何其用壯既分庭以離立亦持刃而相向於是算錙銖慎取舍運之於手將匪疾而匪徐愜之於心寧我欺而爾假志而必中同引滿於彀中妙不可傳猶斲輪於堂下況乎器也利工也良壯前趾耀雄鋋以身運臂兮臂可使以彼契此兮此可忘迫其勢則成風含響激其石迺飛電分光欲臻夫妙在慎其相故受刃者不爲股栗執柯者無聞手傷向使受刃者震慑執柯者劻勷則必滅爾鼻而剠爾面豈惟破我斧而缺我斨亦

猶朋儕見知工用可稱藝成道得合調諧聲豈同夫衆人遇我狂夫阻之璅璅庶匠丁丁在茲得離婁督繩而尚失以公輸削墨而猶疑安能霜刃投虛必去乎蠅翼圓柯在握不失乎毫釐是吾質也實惟何其知音可托無乃後時客有多才博雅好奇尚異糟粕既得頗讀古人之書鑿枘可規願行夫子之志將求輪扁之術以廣運斤之事乃歌曰彼二子兮以藝相崇得一理兮其心則同運斤在手誠可懼堅立不動神之雄豈運斤者妙

其術堅立者知其工幸見遇於郢匠無輟響於成風

運斤賦以上下相應其志同爲韻　唐　獨孤授

漆園傲吏志愜神王和而不唱或崆峒之間或濠濮之上誠道樞之同體表人情之異狀爰感激於惠施乃興之於郢匠嗟乎功有善價吾道之亞既出鬼而入神亦千變而萬化可以迎夫遠近可以接夫上下用之朋友管鮑可以全交行之君臣桓文可以致霸請言其始也鼻之堊兮匠之良子有度兮我有長形枯木兮自若斤

成風兮允臧土微微以霞散刃熒熒以電光信之者雙
美疑之者兩傷其爲心也以濟其爲妙也更相吾固知
青萍之術兮空設公輸之巧兮徒嘗實由氣同者合聲
同者應揮手餘地因悟解牛之能忘情銛鋒究識狎鷗
之興豈兩賢之相厄乃二人之俱別有不度其時不稽
厥疑蒿目猶是蓬心自師代匠石而忍垢騁鋒刃而勿
思永昧心得圖爲面欺苟臨事以率爾成後悔而悽其
且傷於手之是懼亦何暇乎涅而不淄曷若素緝乃事

爰定乃志料輕重審同異曾無忍泥之嗄頗識斷金之利雕鎪合乎神理磨礲出乎人意苟自得以忘形亦可斵乎有鼻至於道洽情融體異心同求之不得感而遂通利器見投尚倉惶於麾下良工斯在乃拂拭於塗中君既有執柯之便豈比夫按劒之雄

攻堅木賦以學者攻藝必求至精為韻

唐　李程

工之制器兮雕乎樸人之興藝兮志乎學利用者擁腫無前善扣者舂容乃覺多聞匪闕於疑殆成器克資乎

雕斲故研精方啓於憤悱用當各施於輪桷且夫材有柔勁工有趣舍於以鑽木後其堅乎於以揮斤先其易者鉤繩定其規矩斧斤飄其上下剞劂罔輟疾徐既工鏟鱗皴於理外摭精粹於文中攢節劃以洞解奥義溪乎遂通則知藝或有孚雖至剛而斯剖學乃將習奚異端之可攻方同規於大匠期繼業於良工是以木碎其節學殫於藝殊宰我之難雕匪般倕之易制既飾以文亦麗其質講學所貴乎無方推堅不可以無術每投虛

以措刃故功倍而身逸盡乎精微之理誰謂不然得於心術之間孰云無必藝通玄兮堅剛則柔學通微兮指歸可求俾不才而成用化扞格以優游工之成功志之所至信念茲而在茲因叱物而醜類之木也破其輪囷之學也究其奥祕襲跡斯成良工有程殫材人之學好斵者之精終朝匪勞於矻矻空谷誰聽乎丁丁既成風於郢匠期大扣於希聲

執柯伐柯賦以覩則於手人道寧遠為韻

唐 謝觀

手運斧而方圓自縱斧有柯而規模可觀誠取則之非遠曷持心以常難是知選材於山操刃於手將散樸於大巧是佯形於妙有則可審分寸定妍否脱故而圖新瞻前而顧後然後擬議是啓經營靡停方坎坎以無撓聿丁丁而未寧觀所措而舉措因其形而制形且勿謂效之難尚俟乎繩墨勿謂象之遠仍憂乎差忒左手將舉其樸斵右手足見其成式不離指掌之傍自有短長之域黿鏡頗邇儀容在側見幾而作成於目擊之間殷

鑒不遠便契握中之則何必公輸是集梓匠具陳雖欲
遠徵其類不如近取諸身於造次顛沛之時尚思行己
在一顧一盼之所何必求人庶得揣稱攸宜諮謀可考
冀析薪之入用知鈌斨之足保終懷繼踵之誠未爽從
繩之道嗟乎柯在手兮至近不能觀者有諸道於身而
豈遠不能行者信歟故取則於人者失聞道於人者跡
乃可端其末慎其初反視於周旋之內收心於躁動之
餘因而利焉是可宗也譬以身者方或同於夫如是正

其規從其本揆度而枉柄無阻睥睨而迷途自返儻忠恕之内存信率性之非遠

冰壺賦 以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為韻　唐　陶翰

惟冰也有堅凝之貞惟壺也有虛受之明謝周流之弱質託鎔鑄以成名直方任器規圓愜情對光輝而比色因擊扣而馳聲冰假壺以為用壺含冰而轉清及夫歡呈朝晏之餘瑞表經綸之初尤茍吳之失對陷王羈之後車既遇賞以為樂乃獲成於所如但觀夫推移在道

澄澈如玉時見瑩而則明或將摧而不曲故曰冰貴於水器尊者壺國因時而必用軍每擊而何虞若乃周將酬客魯欲藏冰揖籍父其何忌顧申豐而可憑是以用之者廣須之者多遇薛鼓而擊誦豳詩而何至時冰銷滴潤壺罄成酣乃挾纊以荷德豈知漏而興慚昔者趙衰從徑魏主其逐雖有餒而仍攜顧無糜而未宿每覽餘軌當思踐迹志未吐於平生容已衰於疇昔儻開冰之可薦庶投壺而無斁況霜空且寒晚景仍墜雖杼軸

而不轂猶髣髴而無記將投皎潔之姿願假含容之意

冰壺賦以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為韻

唐　崔損

炯乎太陽之精玉有眞質冰則貞清我君子象諸溫如皎如正其色兮匪眞不克峻其節兮匪貞不居爾其製盤盂訪結綠瞻白虹之氣詠生芻之束乃賦於他山攻此良玉剡之成器錯以成壺信以旁達忠不掩瑜以虛而受用當其無及乎嚴律閉陰氣升氛霧結河海凝沙鶩鴈塞雪滿崤陵於是天景初夕玉壺始氷臨象筵而

孤映對金鏡而相澄爾其淋漓未泮溫潤而瑳纖光不隱毫末不過豈爾瑕之可匿玷之可磨不然珉之衆矣貴玉者何心之潔矣飲冰則那莊氏寓論宣父式談夜光奪魄明月懷慚豈比夫立槩生操激清厲貪伊至人之比德同貞士之司南夫以物象所鑒精明所蓄霜華晨清月影寒宿故覽之者魂竦憑之者慮惕迫北風之已壯幸西陸之未覩客有撫而歎曰猗歟猗歟吾無是易且漏卮無當兮歎諸古大圭不瑑兮聞諸昔曷若茲

器之可佳諒君子之弘益然後宣其烈贊其意抽毫命簡賦冰壺之盛事

玉壺冰賦 以堅白貞虛作人之則為韻　唐　闕名

壺至潔玉至鮮有若君子清標儼然色澄澄而外澈質規規而内圓月出皎兮入夜而其儀難見冰以風壯處寒而其實逾堅諒負奇而可翫超衆器而為先當其韞光幽山韞耀窮石隱榛蕪而懷寶淪泥滓而藏白如虹之氣雖無謝於雲煙抵鵲之鄉常見傳於瓦礫於是下

生見而神動匠氏聞而心惜乃奮剖刻耀精明以玉之美作壺之形信無瑕之可用若不琢兮何成以虛而受達人併其弘量以明而鑒志士效其清貞若其稟性溫如作器含虛正色則惟珍是務立操則匪貞不居爾乃嚴氣凝玄陰作寒飈一振具物寥索川皛皛以凌滿林梢稍而木落日既暮兮金閨寂夜一寒兮玉壺陳素冰滿腹清光照人臨彖筵而色媚入金鏡而影新對之者暢懷觀之者清神能勵貪夫何假盤盂之戒有同儒士

長為席上之珍是以隨珠奪魄趙璧慙姿瑚璉之器斯實為之美人曾不足方其皎潔錦衾亦安敢誇其陸離偉夫掩物之美比人之德素其表兮其儀不忒實其中兮秉心淵塞伊烈士之指南固賢人之軌則

玉壺冰賦　明　袁宗道

歲既暮日方升姑射主人睹玉壺冰焉問於憑虛丈人曰斯何物歟若斯之清瑩也方令客主無所攄情子其抽秘思騁妍詞伴色揣稱爲我賦之憑虛丈人三巡而

起揚袂而稱曰僕聞玉比德於君子冰並潔於神人山海備載夫龍首㴱風發詠於凌陰璞或獻於楚山井或鑿於凌雲賜重宣室值倍連城或不礲而自朗或屢琢而稱珍玉號貞栗冰亦堅瑩離之則並美合之則雙清爾乃采玉於石剡器成壺以虛而受用當其無侔巧周瓚埒奇夏瑚於是嚴律閉陰雲升朔氣至河海凝大荒雪滿沙塞鴻鷩天景初夕玉壺始冰質規規而外圓色煇煇而內瑩遠而望之若太陰團圞升銀海迫而察之

若沆瀣洸朗浮金莖若夫朝開霽色旭日曈曚光射冰
壺如紫金之在鎔殷殷爍爍照映房櫳或望舒繼明羲
馭已没光凝冰壺若明鏡之出匣晶晶熒熒可鑑毛髮
若乃置於殿廡列諸明堂彩龍襲色耀黼裳琬琰陳
兮籥輝弘壁設兮掩光其或清廟肅穆圭俎靜閒用昭
潔祓式供清蒸間觩𧤼之璀璨添秬鬯之泔淡又若依
玉堂近紫庭軸帙生色几席增明飄兮清翰墨之思脩
馬遠闌闠之塵至若賓筵乍啓酬獻初行助綺筵兮靜

嘉祛錦席兮炎蒸夫何借龍皮之扇不用冷蛇之縈釋
腑之塵鞅愜賓友之歡情信使夜光奪魄明月懷慚
隋珠失照趙璧讓妍刻畫非人工可及瑰奇似神工所
完故能令對之者慮暢觀之者神清何涼草之可擬豈
寒孤之能勝雖形質不盈夫尺寸照燭止及夫戸庭然
已寬然具體乎閬苑而髣髴乎蓬瀛見者似已濯魄於
瑶瓊亦何必躡足於崚嶒也稱引既已再作而為亂曰
玉匪冰兮空復守貞冰匪玉兮未離滓塵冰假玉以為

用兮玉含冰而轉清立方任器規圓協情緣時呈象含光肖形溫如皎如衆君子之清貞姑射主人欣然促膝相屬曰善哉子曙於冰壺之德矣乎微子澒辭則冰自貞孰章厥美矣於是命觴飾腊敬薦上客庸佩玉音服之無斁

玉壺冰賦

明 黃汝良

乾坤融結坱圠精英太素異寓妙有各呈故粹然而溫潤者則連城之美玉皎然而輝映者則玄冬之層冰或

托艮而爲璞或止坎而成形或毓陽精而見寶或秉陰德而下凝或變風威而積雪或蘊西崑與南荆斯皆稟清淑於自然非人力之所營然而隨象賦質不相爲能未若清標交映皎潔渾成玲瓏中結純粹外承嬋娟鮮妍圓滿淨瑩皓皓旰旰溓溓洽洽皛皛皚皚雙美是并對之而神爽觀之而心靈臨華筵而色媚伴寶鑑而影明賽方諸之津夜月軼瑞露之溥金莖爾其縣圃之山平丘之澤孕奇鍾秀精彩赫奕夜光含輝截肪吐白相

以下和之工劘以他山之石尚象準規虛中爲谷婆娑肉好不傾不圻犧象黄彛咸遜品式懸黎結緑於是咸失爾乃涵以地六盛以天一灌以圓淵之潤注以靈潮之液置以瓊宫之署居以璇穹之室塵壒不揚亂氳寧謐靜蟣蠓澄蠻肹於是蓐收奏逝玄冥居節急景馳流朔風蕭瑟颼獵獵而凜凜風飀飀而瀝瀝雪肅颯以霏霏木摇落而槭槭履霜移候應鍾司律一夜栗烈凍沍内實團團盈盈縝密以栗爾其爲狀也朗澈騷騣平瀠

滉漾表裏洞見纖毫莫障月輪齊潔璇蓋等樣爾其為
氣也凜冽清瑩光芒直上窈窕綽約雲煜嫽亮條達晃
朗孚尹旁皂寒景透兮水晶簾流光射兮雲母帳寶砌
霜明差足狀其髣髴瑶臺雪映略可窺其色相誠沆瀣
凝精於一掬碧落斂氣於蒼莽豈俗物可喻其佳境庶
高標能賞其神王於是則有阿閣洞房药室蘭堂王公
貴人薦醪舉觴重貉火浣隆冬載陽耳熱析酲愛彼寒
光又有文人學士藻雅芬芳句落珠璣筆洒琳琅却紛

華而不事寄素業於縹緗掛條冰於冊府擬片玉於崑岡顧景洨寒抽絲對揚又有姑射之仙浮丘之侶鍊形咽氣却粒絶糧餓餐玉露之屑渴飲瓊液之漿御冷風而超忽襲灝氣以徜徉斯皆因人而異趨未若貞士之所藏皦精明而澄澈皓鮮白而含章既堅貞而不滓亦虛受以為量員中規而匪隨守崚嶒而無傷絶氛埃之黕涂精鑒別於微茫緊姱修與内美思勗德於勿忘辭曰極北冰天遠渺邈兮寒甚冰海混㶀黷兮百川潢汙

豈無冰兮納䵖藏疾煩鬱濁兮未若玉壺瑩且澈兮冰之承矣晃濯濯兮員朗璀璨匪雕琢兮吁嗟乎懿茲清德吾所服兮

玉壺冰賦　　明　李沂

曽城之産崑山之璞漱丹水之淵淪映瑶岑之埇塋迺有良匠琢而為壺内圓而朗外潔而孤寒冰乍凝玄冬凛冽置之壺中虚室生白其澄泓也落九天之銀河其空明也迴三秋之素月幸容光之近照比芳輝於前哲

厥惟叔度恢雅量於千頃亦有伯起砥清節於四知偉文正絶俗之標却珠玉而不御高清獻出塵之韻以琴鶴而自隨希文襟抱灑然恒先憂以明志君實器宇凝定惟對人以不欺數公心跡煒煒熒熒如玉之貞如冰之明虛而能受滿而不盈掩二曜之景鑠飈千古之榮名吾將晞聲光於靈府曜藻采於蓬瀛豈徒續鮑昭之詠寫冰壺之清哉

倚天劒賦

宋 田錫

昔齊諧有志怪之篇言古皇造物之先形之剛克者靜以爲地氣之清明者外而爲天地與衆流而右走天與三辰兮左旋籌二儀之睽闊諒億萬之相懸有古皇所佩之劒其言可驗喻其大也若雪山之皚皚壯其光也若秋波之湛湛倚於穹圓高巍峩焉孕長庚於太極稱純兌於西偏莫辨靈芒或日明而月晦詎分剛氣或嘘雲而吸煙夜吼半空比雄風之九萬朝披迴漢陋蓮峰之五千北斗挂於鋒鍔而七星錯落長虹綰於轆轤而

雙帶蜿蜒論其用也制混茫以爲天地觀其迹也裁融
結以爲山川噫女媧斷鼇於海隅漢皇斬蛇於澤邊庚
輿所試者幾十闔廬所寶者三千鏌鋣之與干將魚腸
之與龍淵皆微茫瑣碎之器用非陰陽造化之陶甄觀
夫煌煌煒煒上莫窮其幾千萬里錯星象而倒河漢懾
精靈而竄神鬼變良宵之景若白晝之明照幽都之涯
若太陽之晷顫滄海以堪淬將泰山之作砥乍疑天發
殺機鯨鯢奔而龍蛇起又觀乎黯黯森森髙莫詢其幾

千萬尋鋒鋩瑩而雪霜冷靈怪多而風雨陰移春景之
和若秋郊之氛易炎天之燠若寒谷之深可以挂扶桑
若木之杪磨蓬萊方丈之岑所謂天之利器浮雲決而
妖星流皎兮若黃河之冰立而未泮熀兮若銀河之瀑
凝而不散珠聯垂象飾寶匣以瑩煌璧合太陽耀連環
之璀璨晉邦一鼓之鐵堪恥徵功棠谿百鍊之金難矜
善斷炳然若大電垂而欲飛爥然若流虹挺而增輝風
霜肅殺助其利雷霆霹靂揚其威龍伯旁觀魂飛而駭

其濩落巨靈仰視汗下而驚其陸離截鴻鴈而斷兕犀

将安比也自豪曹而稱擂具何足多之錐天柱折我劒

鋒不缺雖日馭沈我劒光不滅有時雪飛千里如削巨

魚之鱗有時霞滿九霄若㴒長鯨之血迫而觀之猶千

里而近則毛髮森竪嚴凝凛冽倏而觀之猶七日来復

則神思惝怳晶熒皎潔乍㬊封大象而屠六龍天網斷

而地維絶適足飾帝心之奮怒示天威之勇决粤有魁

梧丈夫倜儻雄圖手操斗極肩倚天樞唯四時與六氣

爲一吸而一呼因睥睨而色動欲誅姦而氣粗於是冠青雲之纓綏曳黄裳之襜褕謁紫微朝清都排閶闔以直入瞻冕旒而前趨曰臣聞立大功者雖以濟濟多士禦大難者必用赳赳武夫所以賛經綸之霸略成恢廓之皇圖願得倚天之劒將以静四海而清八區逆天命者爲陛下顯戮反天道者爲陛下行誅俾萬靈奉職而不敢爲淫厲使百神畏威而不敢爲毒痡則下土無札瘥之患生民無水旱之虞冀聖人無爲而静理庶位有

截而昭蘇帝曰壯哉斯劒也始以陰陽爲炭天地爲鑪崑山之衆寳皆索厚地之精金畢輸救風伯以司韛詔雨師而合塗千英萬靈前馳後驅天老練日時之吉太一詳鋭利之符然後鑄於道鎔於徳鍛之以静削之以默淬以明智磨乎睿識以天山之雪融其輝以豐嶺之霜耀其色其鐔所以横於東南其鋒由是周於西北然後脊中夏而刃外區匣六幽而藏八極非聖人之大寳不足飾其容非罔象之玄珠不足償其直壘五山而溝

四海資以守邦帶河漢而礪崑崙用之宣力令予賜汝
汝可佐皇王而衛邦國丈夫乃拜手而謝趨風抗詞曰
臣欣遭聖時幸至天墀罄忠誠之有請遇宸衷之弗違
持神器以寵賴敢戎行之越思嘗聞授鈇鉞者得專征
伐賜彤弢者用揚明威寔中權之節制奉皇家之典彝
臣有三事爲陛下陳之粤有馮夷之神遐棄厥司忽朝
宗之常道肆横流而自私堯爲之咨嗟舜爲之胼胝幾
欲萍藻我蒸民汙瀦我方祇臣嘗竊憤令得誅之其次

曰屏翳之神不貞其師遇旱則寥西郊以含潤因潦則
憑北方以流滋望舒爲之韜明羲和爲之藏暉幾欲蒙
我融明之鑒全其蔀沛之非臣嘗衷怒令則刑之抑有
吞舟之鱗谷其口陵其頭自尊乎介甲之族縱暴於朝
夕之池帆檣爲之蕩覆湍浪爲之羣飛臣嘗懷恨令當
戮之此三者皆姦雄之大也積凶德而無疑陛下謂之
何如帝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

稷下賦　　　　　　宋　司馬光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説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遊壯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橫閈夏屋長檐罇罍明潔几杖清嚴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髯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拔異辨是分非榮譽樵株爲之翦蔚呰毁珵美化爲瑕疵譬若蘭芷蒿莎布濩於雲夢之泖鴻鵠鶬鴰鼓舞於渤海之涯於是齊王沛然來遊欣然是喜謂稷下之富盡海内之

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闢仁義之塗殖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珷玞亂玉魚目間珠泥沙漲者其泉恩莨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綱而失叙行者多岐而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羇孤何以齊蹤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撥去

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修烈讒邪放跡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暖其膚使臣飯粱齧肥而餐驕君之祿不若荷鉏秉耒而爲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間室鳳藻鵷腸豹文麋質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爲徒慕養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乘桴浮於海賦 以鳳也有時乘桴浮海爲韻 宋 李綱

鳳鳥不至島夷是圖顧卒老於環轍遂決意而乘桴悼
道不行已焉哉吾往矣好勇而義從我者其由乎蓋以
道大莫容材高難用歷聘而無所鈎說立言而徒焉折
衷長沮問而知津接輿過而歌鳳用於鄒魯猶舟車易
地而行窮於商周踐芻狗已陳之夢曷若脫此世網適
乎海涯進退去就之在我損益盈虛之有時凌重溟之
浩蕩閱萬象之瓌奇擴爾無垠乍心凝而形釋泛然不
繫乃神動而天隨挹不可窮遊無何有晝所適兮憑萬

里之長風夜何方兮瞻七星之維斗井蛙聞風而跱坎
所以震驚河伯順流而望洋宜其知醜豈不以雖險利
涉惟虛可乘樂天命而無適非土仗忠信而其安如陵
六合軒呈知乾坤之高厚八紘開露覩日月之沈升寔
由渟蓄無私含容善下渺無涯涘雖七旱而何傷來有
淵源沛百川而皆瀉夫子遊焉吾道窮也葢抱德以行
藏豈留情於用舍去聖既遠餘風未休曾連感時而高
蹈管寧避世而長浮風浪喧豗未若讒波之險魚龍出

沒尚寛寇盜之憂爰有羇臣遠投瘴海短髪白而早衰寸心丹而不改荷三朝之眷知雖萬死而何悔仰聖哲之風流庶兹誠之有在

交難賦　宋　楊萬里

客有問於楊子曰蒙學於羿羿爲畫技技在羿則羿安技在蒙則羿危孟子不罪蒙而罪羿子無疑歟楊子曰子虛之子不可以問太系言有托也周子之兄不可以談夢寐言罔覺也子以爲孟子之言無爲而作也邪客

曰擇而後友其友端矣友而後擇其盟寒矣且嵚之爲
人也薄乎人爾羿何與之盡離射之傳與否不足道也
羿獨不與交而難之乎楊子曰客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昔者孔壬詐堯晝寐誑孔象以愛兄之道來雖舜亦爲
之動蓋天之生物有萬其品彼淑慝之不齊造物不能
爲之禁閟梟心於鸞喙予施旨甘而報予以鴆雖聖哲
兮奈何羿何爲兮已甚其或免而或遭惟繫幸與不幸
且夫孟子之於樂克誅其舍館之未定今使皋陶而爲

理與蘇公而同聽一則訴投師之冤一則責見師之敬

羌皋蘇兮於斯將二罪兮孰訂嗟兮人之生世孰無朋

儔言合則金舂而玉應意適則雲凝而風休葢亦天與

之樂道與之謀也若夫罵之與居驅之與徒思一射之

愈己則側目而相圖如羿者政可哀耳莊周曰求其至

此而不一得者命也夫其羿之謂乎客笑曰子言則美

矣吾則異於子矣雖自今息交以絶遊雞肋不足以煩

一矢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

苦櫻賦有序

宋　何耕

余承乏成都郡丞官居舫齋之東有櫻樹焉本大實小其熟猥多鮮紅可愛而苦不可食雖鳥雀亦棄之感而賦之

始余至於官居盼兹樹之特奇榦擁腫以上達條扶踈而下披蔭露井其有餘知封植之幾時或告予以含桃出饞涎而流頤意薦廟之珍果必甘滋之若飴幸一熟之得嘗指麥秋以為期忽春事之已晚訝子結之獨遲

初瑣碎以破蕾澌毓稠而著枝聊攀摘以適口乃苦澀而顰眉類置膽於越國異如薺於周詩謝芳液之津津空殷紅之纍纍誤來集之衆鳥誑無知之羣兒感人事之大謬爲累欷而齎咨或名美而實乖或表盛而裏虧或色厲而内荏或迹公而情私鷙翰假於鳳鳴羊質混於虎皮佞似聖以疇測姦託儒而莫窺莽恭儉以竊國卯博辯以僵尸談仁義其可樂視所履而舛馳儼衣冠於民上爲賈豎之不爲方滔滔以皆是奚一木之足悲

貧女賦有序

元 吴萊

予春秋二十有二嘗偃蹇不得志因讀史記感甘茂貧女分輝鄰燭之語故作是賦以廣之

伊大鈞之坱圠兮敷動植於八紘兹女蹇其居貧兮乃困苦而不得生惟室家之蕭索兮屬多難之來并空展轉其寤寐兮魂惕惕如有驚顧儋石之不儲兮支牆屋之攲傾印鼠跡於床塵兮網蛛絲於門楹胡藍縷而不完兮又機杼之無聲凛寒風之中人兮感促織之宵鳴

拂敗奩之殘蠹兮舊鏡黯以羞明銅釵折其半股兮亂鬟鬢之縱橫拈竹筐之素縷兮箴欲澀而不行亦何心於組紃兮況鴛鴦之能成挾故絮以假寐兮耿寒燄於孤檠誰哀吾之窮窕兮幸自保其堅貞嗟父母之鞠我兮美裳衣而藏匿刓櫛風而沐雨兮身乃罹於荊棘忍須臾於溝壑兮豈敢休乎蠶織欲一銜其盛年兮縱粉黛而無色羌鑽穴與踰垣兮謂善淫之爲惑庶容德之可全乎雖凍餒其奚卹彼鄰姬之纖巧兮日靚妝以登

樓綴木難之充耳兮插翡翠之搔頭騁兹心之妖冶兮學趙舞與齊謳佩階蘭以求媚兮祗悠曠之懷憂信怙寵以取樂兮盡夙夜於衾裯飛瓊觴以嬌醉兮秉銀燭而歡遊恨兀兀以獨處兮欲從汝以爲謀細娛聿其可翫兮重桑濮之貽羞寫予心於溝水兮恐年華之遲暮甘蓬蓧而不恥兮豈蛾眉之見妒且絶世而特立兮逮傾城而弗寤迺憔悴之或棄兮縱效顰而罔顧紛采彼之柔桑兮輕擲金於行路苟力操乎井臼兮徽隱德吾

誰慕賢二南之發政兮由夫婦之所推化尚及於草木子獨不撫乎孀嫠利遺秉與滯穗兮豈年登而啼飢儻卒歲之無褐兮何功衰之足爲慨茲道之愈遠兮指古人以爲期聊援瑟而一鼓兮遂賡之以爲詩詩曰有美一人兮東鄰子耀金珠兮列紈綺弄姿飾鬢兮匪桃伊李朝爲春風兮暮則流水曰姸曰醜兮云誰之使見肘決踵兮我樂乎此樂吾之樂兮勿傷吾貧寵之一失兮金屋生塵固榮豔之匪望兮又何必怨夫陽春

起病鶴賦有序

元　吴萊

予少多病嘗作病鶴賦以自況葢言訥然如不出口身退然如不勝衣後雖稍自振於時亦不克也然其稿已不存矣嗚呼予病久且痼其尚可以未起乎起之在我而已於是復作起病鶴賦并以示知我者

伊玄造之播物有九皋之靈禽禀幽心於藻質散縞翅與玄衿搚嵩丘之石室瞰蓬島之清潯眇八紘於一舉曠千里之遥臨然而山多歲陰野積冰雪老松無柯百

草肅殺圓吭塞喑弱脛摧折赤精眵昏纖趾躄躃胡志
向之殊畀尚光儀之迴潔匿平林而羃迷壓巨壑之谺
裂是以前瞻憿怳後顧移縱投蹤灌木憩影沙坻静非
馴擾動若馽羈徘徊蕭索躑躅險巇奈世氛之混濁憶
天路之孤危望鴻鵠而不及愍燕雀之陵欺俯爭枝於
斥鷃遠絶軌於長離顧雲海之日隔窘稻粱之恒飢幸
樊籠之匪觸豈矰繳之來施亦何恙之不已迺歷年而
留茲至若高步自怡嘯呼同侶拉颯思奮踉蹡起舞風

生則虛曠露隕則凄楚拊青田之故巢睨華表之遺柱夷采薇於巖谷憲含糗於環堵駟蹇剎而罕逢鴻澈亢以多忤疇胎化之尚然睠帝鄉而延竚抗衆彙而不羣懼終身之畸旅於是韜養旣久栖塒載寧土木内蓄火金外形梳理碎玉剮除殘腥羨門許其亻丁玄俗惜其竛竮擿武丁之寓篆發緱嶺之藏經服仙人之上乗擁太古之遐齡故能一洗塵滓直溯寥廓仰拂紫宫迴翔金閣過夷羊於南維窺壁壘於北落濯長河之奔流淩

倒景之照爚導素蜺之飄揚攖鶉鳥以距攫躩建木之
絶標嚌神芝之奇藥然後希一眞而永固超無極而磅
礴曰復予之本初竟誰辨其所至之垠堮惟天地之一
指忽古今之紛更人何窮而不達物何悴而不榮將人
物之多變豈禽鳥之異情茍相時而能動雖處困而必
亨是故邦治身出身顯道行奉周廬於旦夕視萬乘若
友生負文章之綺麗馳論議之崇竑一賜則明珠白璧
再寵則三事九卿方解𢇁之舊縶庶息我之前黥可無

心於禄位終不日而蜚鳴大舜來鳳於樂奏宣尼致麟於文成聊援毫而興起又孰不仰德而聞聲

葯房賦

明　王　褘

夫何美人之練要兮蹇好修以爲常既昭質之弗虧兮又姱節之孔彰爰托物以自表兮曰清修之是將滋幽蘭而樹蕙兮蘭爲佩而蕙爲纕褰薜荔以爲衣兮集夫容以爲裳既所服之孔修兮槃芬芬其文章所處欲其芳華兮又申之以葯房何斯房之結搆兮獨以葯而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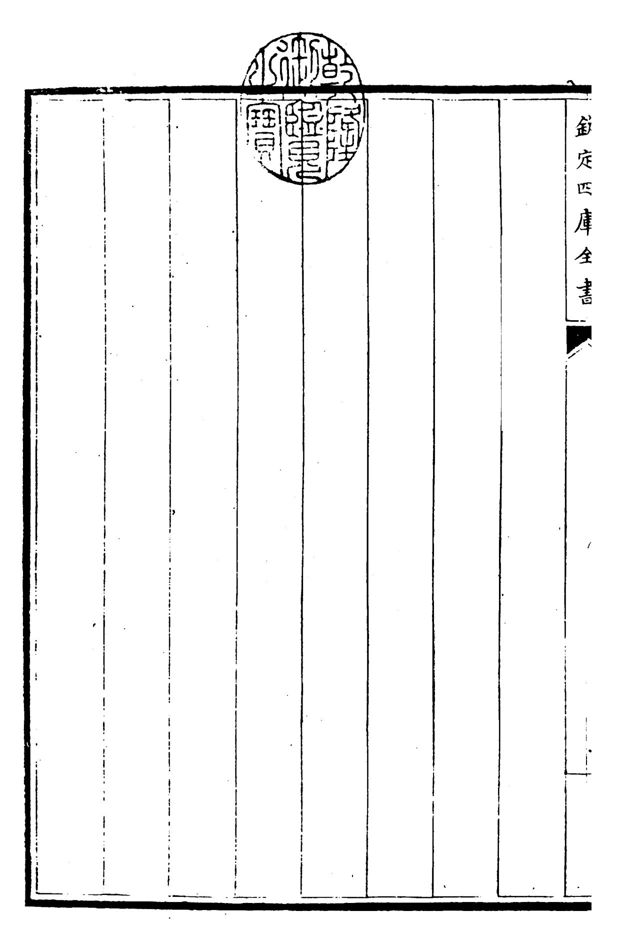
之薦芳馨之菲菲兮絢繁飾以陸離文杏煥以成梁兮琢辛夷而爲楣橑木蘭之差差兮梲文藻其紛披繚疏牖以杜蘅兮庖素壁以江蘺桂樹鬱其當軒兮陰團團而成帷陳百草爲庭實兮肆把翫乎瓊枝襲芸編以總總兮緪空桑之末絲餐繁英與落蕊兮飲沆瀣以自怡澹逍遥以容與兮聊棲遲而偃仰撫榮華之未艾兮睠兹葯以自況維葯之澤兮所以示昭質之匪飾也維葯之馨兮所以表姱節之不忒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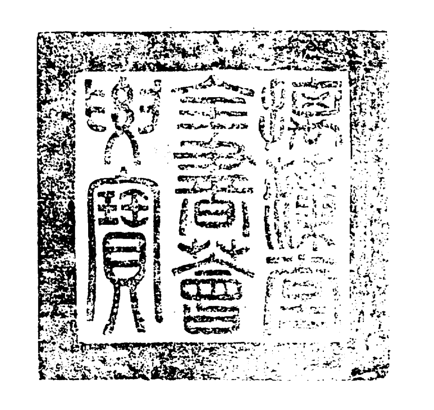
潔之不忘茍所好之絶俗兮人不知其何傷方世俗之溷濁兮糅薫蕕而莫質蕭艾蔽乎中野兮葹菉薋其盈室彼惡椵果何物兮亦雜然而克幃衆舍是而尚非兮孰於芳其能祇何美人之耿介兮乃獨爲此度也夫豈傲世以自異兮亦惟好修之故也委厥美以自棄兮固非其心之所安也使矯名而無實兮又胡若是拳拳也顧余生之侘傺兮曾靡求乎安處塊獨守此敝廬兮蓬蒿紛其環堵雖凝塵之滿席兮情晏然猶沖豫外物一

無所徇兮曰惟德之爲馨兾和順之中積兮致英華之外形徒潔修以自表兮媿非予之所能旣好尚有不同兮又孰揆予之中情幸美人之嬋娟兮夙與予其目成欲相仍乎斯房兮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氛爲予筳篿兮靈氛告予以吉占曰外好雖不同兮實中情之可堅聞斯語以邑鬱兮恐佳期之遲暮思美人而未見兮悵盤桓而延竚將何物以結言兮悵衆芳之已萎采芳洲之杜若兮聊遺予之所思願相從而相羊兮終歲晏以爲

期慮誓言之未固兮結微情以成詞

謹案第九頁前三行其公也於物無情刊本公訛
工據白氏長慶集改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馬啓泰

謄錄監生臣沈　智